

# 共产国际 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

1929——193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共产国际 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

(1929—1936)

第二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共产国际  
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  
(1929—1936)  
第二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 $\frac{1}{2}$  印张 2 插页 391 千字  
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000 册  
统一书号：11190·091 定价：1.75元

## 前　　言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收录了 1929 年至 1936 年间共产国际历次执行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报告、决议，以及这一期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重要函件。其中主要涉及了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威胁、建立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建设、土地革命、粉碎反革命围剿等方面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部分代表的姓名，由于外文拼音很不准确，或者有的代表当时使用的是化名，经多次查对，目前还无法确切回译，本辑中只好暂用音译；本辑中引用的中共中央文件，凡无法查对者，均按俄文直接译出。

本辑主要是根据俄文资料编译，有一小部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部分内容）是从英文版的《国际新闻通讯》翻译的。俄文部分由王福曾、吴永清、丁如筠、李金秋、李玉贞、刘棠、曾宪权等同志翻译，邹宁同志校订，英文部分由林海、曾学白同志翻译，林海同志校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

一九八一年六月

## 目 录

<b>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的信</b> (1929年2月) .....	1
<b>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农民问题给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的信</b> (1929年6月) .....	19
<b>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工会中的 工作的决议</b> (1929年) .....	29
<b>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b> (1929年7月3日—19日) .....	33
<b>第一次会议</b> 库西宁作《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 .....	33
<b>第五次会议</b> 讨论库西宁的报告 .....	35
<b>第七次会议</b> 讨论库西宁和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 .....	36
<b>第九次会议</b> 讨论库西宁和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 .....	40
<b>第十次会议</b> 讨论库西宁和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 .....	41
<b>第十一会议</b> 讨论库西宁和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 .....	42
<b>第十二次会议</b> 讨论库西宁和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 .....	44
<b>第十三次会议</b> 讨论库西宁和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 .....	46

<b>第十七次会议</b>	
台尔曼作《经济斗争和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	54
<b>第十九次会议</b>	
讨论台尔曼和洛佐夫斯基的报告	55
<b>第二十次会议</b>	
讨论台尔曼和洛佐夫斯基的报告	62
<b>第二十一次会议</b>	
洛佐夫斯基的结束语	76
<b>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b>	
(1929年10月26日)	81
<b>世界经济危机和日益迫近的殖民地革命高潮</b>	
(摘自1930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扩大会议的决议)	89
<b>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b>	
(1930年6月)	92
<b>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的信</b> (1930年10月)	103
<b>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b> (1931年3月—4月)	113
<b>第一次会议</b>	
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	113
<b>第二次会议</b>	
曼努伊尔斯基继续作报告	116
<b>第九次会议</b>	
讨论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	124
<b>第十三次会议</b>	
讨论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	130
<b>第十四次会议</b>	
讨论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	132
<b>第十五次会议</b>	
讨论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	136

<b>第十六次会议</b>	
讨论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 .....	137
<b>第二十五次会议</b>	
在经济危机日益加深和各国革命危机的前提不断发展的 情况下共产国际各支部的任务 .....	142
<b>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的 任务的决议</b> (1931年8月26日) .....	145
<b>反对日本侵占满洲</b> (摘自1931年11月6日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为纪念十月革命十四周年发出的呼吁书) .....	166
<b>保卫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b> (摘自1932年5月1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呼吁书) .....	168
<b>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b>	
(1932年8月27日—9月15日) .....	170
<b>第十七次会议</b>	
讨论库西宁和台尔曼的报告 .....	170
<b>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有关 中国革命的文献摘录</b> .....	183
<b>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b>	
(1933年11月28日—12月2日) .....	190
<b>第一次会议</b>	
库西宁作《关于法西斯主义、战争危机和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 .....	190
<b>第六次会议</b>	
讨论库西宁的报告 .....	192
<b>第九次会议</b>	
讨论库西宁的报告 .....	241
<b>第十次会议</b>	
讨论库西宁的报告 .....	244
<b>第十七次会议</b>	
讨论库西宁的报告 .....	247
<b>第二十一次会议</b>	

讨论库西宁的报告 .....	265
<b>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有关</b>	
中国革命的文献摘录 .....	274
<b>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的情况</b> .....	278
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各机构的决议的资料 .....	278
关于共产国际各支部活动情况的资料 .....	310
青年共产国际 .....	329
<b>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b>	
大会议事日程的决议 (1934年5月28日) .....	332
<b>季米特洛夫就代表大会第二项日程给委员会的信</b>	
(1934年7月1日) .....	333
<b>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b> (1935年7月25日—8月20日) .....	337
<b>第一次会议</b>	
威廉·皮克致开幕词 .....	338
选举主席团和各委员会 .....	346
周和生同志致贺词 .....	349
<b>第二次会议</b>	
皮克作《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报告 .....	352
<b>第七次会议</b>	
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报告 .....	364
<b>第八次会议</b>	
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报告 .....	367
<b>第九次会议</b>	
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报告 .....	373
<b>第十二次会议</b>	
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报告 .....	379
<b>第十四次会议</b>	
季米特洛夫作《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 .....	383
<b>第二十三次会议</b>	

讨论季米特洛夫的报告 .....	393
<b>第二十四次会议</b>	
讨论季米特洛夫的报告 .....	398
<b>第二十七次会议</b>	
讨论季米特洛夫的报告 .....	415
<b>第三十一次会议</b>	
讨论季米特洛夫的报告 .....	419
<b>第三十二次会议</b>	
讨论季米特洛夫的报告 .....	423
<b>第三十三次会议</b>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束语 .....	424
<b>第三十四、三十五次会议</b>	
陶里亚蒂作《论共产国际在帝国主义者准备新的世界大战的情况下的任务》的报告 .....	443
<b>第三十六次会议</b>	
讨论陶里亚蒂的报告 .....	446
<b>第三十七次会议</b>	
讨论陶里亚蒂的报告 .....	447
<b>第三十八次会议</b>	
讨论陶里亚蒂的报告 .....	448
<b>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b>	
(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 .....	448
<b>论共产国际在帝国主义者准备新的世界大战的情况下</b>	
的任务 (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 .....	449
<b>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言《打倒战争》</b>	
(1935年10月7日) .....	452
<b>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声明《争取世界无产阶级行动的统一》</b> (1935年10月16日) .....	455
<b>争取工会运动统一的斗争的总结和红色工会</b>	

<b>国际的任务</b> （季米特洛夫在 1936 年 3 月 11 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	459
<b>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战争危险问题的决议</b> (1936 年 4 月 1 日)	466
<b>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国际 和平代表大会总结的决议</b> （1936 年 9 月 9 日）	477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1929年2月)

亲爱的同志们！

你们政治局的工作报告、新的中央委员会的一系列通告，以及各地方党组织工作情况的各种材料，均已获悉。我们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和你们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根据中国变化了的形势所通过的、尔后又由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所批准的新策略方针，新的中央委员会已基本掌握，不过全党整个贯彻执行得还很差。由你们的工作报告和通告中可以看出，在党的队伍中依然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惊慌失措和组织瘫痪的情况，从而严重地妨碍着党的活动的开展。因此，必须通过清楚地阐明党的路线来尽快消除这种状况，并要始终不渝地、坚韧不拔地激励党员群众去解决那些迫切的主要任务。

首先，必须通过深入的布尔什维克式的解释工作来消除这种危险情况，即在革命高潮时期曾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过斗争的一部分党员群众和同情革命的工人，可能悲观失望，丧失革命信心。当前，在开展革命的工人运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这种危险是非常现实的。革命失败以后，在令人窒息的恐怖环境中，这种惊慌失措和意志消沉的情况消失得十分缓慢。由于狂暴的反革命势力沉重地打击了共产党组织、赤色工会和革命的农民组织，在某些胆怯的人的眼里很容易映现出一幅比现实更为凄惨的景象，甚至是革命运动已陷于绝境的景象。从另一方面说，内战停止以

后，国内出现的局部经济繁荣景象，必将为传播幻想造成条件，认为中国已开始进入资本主义“健康发展”的时代，开辟了政治和经济和平发展的道路，从而排除了革命高潮重新出现的可能，或者至少是这个新高潮已被推迟得遥遥无期。

与此同时，又完全忽略了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形势分析定能揭示出来的那个情况，即：引起中国革命前一个浪潮的一些基本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而执政的剥削阶级所采取的措施是不能解决这些矛盾的。

你们最近的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一再强调的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情况，不只是出于理论上的推断，而是经过对去年事态的认真研究和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在许多方面得到了实际的证明。

### 当前政治形势中的基本矛盾

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尽力在人民中造成一种幻想，使他们认为可以逐步地、和平地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然而，帝国主义列强虽然允诺中国有某些形式上的权利（如关税自主），而事实上，却是在勒紧绳索，而不想“滚出中国”。特别是最近期间，英国在南方、日本在北方都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而加强了自己的控制地位。从这些实际情况看来，与其奢谈什么通过“外交途径”去幻想解放中国，莫如谈谈瓜分中国以及从而必然引起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军阀内哄问题。

当然，帝国主义列强对付中国的阵线绝不会是团结的，而且是不可能团结的。这里首先暴露出来的是美国和英日同盟的竞争。如果说，这个竞争没有起作用的话，那日本对华北的军事侵略就不会踌躇不前了，英国也同其他一些国家一样，从未允诺中国关税自主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这就是事实，但不应夸大这个事实的意义。

中央委员会的一份通告中错误地认为，美国的“基本政策”同英、日两国的政策“完全相反”。这不正确。美国和英、日的对华政策毫无二致，都是帝国主义政策，区别仅在于执行政策的方式不同而已。美国口头上宣扬的“门户开放”原则并不意味着它趋向于非殖民化政策，这是自由派的假面具，借助于这个假面具，可以推行、而且今后有利于掩饰美国推行帝国主义扩张政策，因为目前的客观条件要求美国采取不同于英、日的帝国主义扩张方式。美国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暂且把重点放在掌握经济命脉上，放在控制中央政府的财政和外交上，以期借以弥补自己不如英日在中国占有势力范围那样的损失，这样一来，以后在采用强制手段时，就可以利用这些业已巩固的阵地了。

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对帝国主义实行独立的民族政策。它希望利用帝国主义列强的彼此争夺，尤其是想依靠美国的支持，在独立发展中国资本主义方面做出一番显赫的成就。但是，这是幻想。实际上，它除去那些适应于某个大国当时帝国主义政策目的的权利以外，别无所获（比如现在就适应于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目的）。至少承认关税自主是一种比形式上的权利更实惠的东西，这表现在南京政府自 1929 年 2 月 1 日起开始施行新关税税率上。这实质上只是国库税率，其目的是增加一些政府的收入，并不符合于民族工业发展的要求。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软弱性，鲜明地表现在这个税率上。目前，使南京政府得到某些巩固和加强，根本无损于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特殊利益。相反地，从保障偿还新旧外债的角度着眼，甚至希望如此。但是，中国每一个保障债务的条约，都更加使中国陷于殖民地奴役的枷锁之中。

去年，中国出现的经济繁荣，迄今为止，主要有利于恢复帝国主义者掌握的工商业，中国民族轻工业仅仅略微有所受益（特别是丝织业，仍然十分不景气）。同时，在一些地方，仍有一部分中国工业易手于外国的情况（许多企业转让给日本人）。诚然，在最近的将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其中也包括工业资本主义，

可能会得到某些发展，虽然这种发展是暂时的而且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因此在国内引起的在民族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的意向，总要同世界帝国主义奴役殖民地的意向发生冲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这种冲突中每每都要叛卖民族独立的利益。认为中国整个资产阶级在投向反革命阵营以后都已“买办化”，而且完全袭用了中国地主军阀旧政府的政策，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由于民族工业要独立发展资本主义，它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所以民族资产阶级就不能完全放弃自己的民族改良主义纲领。但是，这个纲领本身就要求实行同帝国主义者经常妥协的政策，而实际上，这会导致民族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再加上中国某些资产阶级集团的直接经济利益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日益结合在一起，乃使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制定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政策。同某一帝国主义大国有联系的个别资产阶级集团，遇有机会就会按照该大国的利益（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虚伪旗号下）激起某些阶层居民去反对与之角逐的另一大国（如现在汉口的反日运动）。

但是，甚至在这样的资产阶级运动中，广大人民群众一旦参加了反帝运动，资产阶级就会改变原意。

共产党的任务是：揭露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的反革命性，动员广大劳动人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进行毫不调和的反帝斗争，使他们从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脱出来，同时揭穿国民党政府的反革命角色，因为它只是口头上反对帝国主义，借以掩盖其对帝国主义者的奴颜卑膝的行径，从而为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殖民奴役开辟道路。

无论是使国家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任务，还是实现国家真正统一的任务，对于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政府来说，都是根本不能完成的，也是不利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南京政府）仅仅是徒具虚名的全国政权，它从未实现、也不可能实现中国的真正统一。不仅是满洲、而且许多西部和南部省份的地方政权，实际上完全

与南京政府无关。国民党阵营中的军阀们，大体上是按照旧督军的模式在各省各自为政。这些军阀不只是依靠保存半封建关系和国家的经济分裂状态来谋求发展和维持生存。还必须注意到，国民党内部的各派军阀集团，都有某些帝国主义大国作后台，这些帝国主义大国力图利用它们来加强自己的阵地，使它们在即将到来的内部斗争中作为工具使用，这样一来，就把国民党及其政府变成各帝国主义集团掌中的玩物了，最后成为听命于帝国主义集团的传声筒。

在中国各统治阶级之间的内部矛盾中，不仅反映出各军阀集团之间以及其背后帝国主义者之间由来已久的竞争，而且也反映出封建地主豪绅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资产阶级通过国民党参加了统治同盟，而这个同盟的内部正进行着争夺阶级领导权的斗争。但是，在这里夸大中国资产阶级的斗争意志和战斗能力，乃是错误的。这种夸大，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中，有一段话明显地流露出来。这段话说，资产阶级目前正在给予“地主豪绅阶级以致命打击”。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布尔什维克》(1928年11月1日)也是这种说法，说资产阶级、特别是商业资产阶级，正在准备力量“推翻地主政权”。不对，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既不能这样做，也不想这样做。1927年的革命动荡和工农运动的高潮，并非毫无代价地过去了。1927年的革命事件，导致了以无产阶级和农民为一方，以资产阶级和地主为另一方的阶级斗争的急骤加剧，中国资产阶级终于转入反革命阵营，向帝国主义者屈膝投降了，它放弃了消灭封建残余的斗争。统一中国和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任务，是同土地革命和消灭一切封建残余密切相关的。但是，解决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这个第三个大问题，乃是一个任务，即只有那个能彻底消灭封建残余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政府掀起了强大的革命高潮时，这个任务才能得到解决。至于说到目前的形势，中国现在的农业危机日益严重，农民的状况更加贫困。中国有许多地区歉收(山东以北地区，

直隶和山东交界地带以及甘肃地区），概略估计，有两千万人挨饿。未必可以认为，这仅仅是偶然的现象和自然灾害。主要的是这种饥馑与中国农业的普遍凋敝有关。农业所必需的灌溉设施和河道整治工程，已经荒废。地主、高利贷者和军阀对农民无尽无休的掠夺，使农民甚至丧失了最起码的生产资料，难以在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继续在小块土地上耕作。由于大都是小土地占有（就其性质来说，甚至连减租都不能实行），因缺乏多余的土地资源，即使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方法，特别是采取向富裕农民和土地租佃者让步的方法，也必定不能解决土地问题。甚至微小的改革都不能实行。去年在革命的压力下实行了减租，而反动派得势以后又撤消了。还有一个事实，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同土地占有制有密切关系，它的大部收入或则直接来自地租，或则间接通过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剥削而取得，这个事实就排除了资产阶级实行任何认真的土地改革的可能性，更何况去期待那个体现军阀、地主和资产阶级同盟的政权（即国民党政府）进行土地改革了。

因此，毋庸置疑，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对于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政府来说，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根本不能解决。一切关于中国可能有“基马尔式”发展的说法，纯属空谈。中国现有的基本矛盾不是解决了，而是加剧了，这必然会大大加快比过去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新的革命总危机的成熟过程。

极为重要的是，要根据对每个时期的具体形势所作的确切分析，向党员群众和所有革命工人经常揭示和阐明这个过程和前景。同时，应当在具体观察的基础上，始终冷静而细心地估量新的革命高潮成熟的程度问题。

显然，目前就这个问题所能提供的新看法，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所给予的指示相比，还是很少的。代表大会认为，已出现“初步的”、十分微弱的革命新高潮的象征，并且明确地提出告诫，不可过分估计上述现象，因为这些现象即便“综合起来，

也还不能形成真正的运动高潮”。这个估计对于目前来说，也还是具有意义的，尽管最近在许多地区发生了自发性的群众罢工，这证明工人群众的情绪已有一些转变，他们正在排除意志消沉的状况。

一部分中国同志产生了一种希望尽可能“走捷径”的意向（革命的急性病很容易有这种情况），甚至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也多少受到这种意向的影响。因此，对反革命阵营内部瓦解的程度和矛盾的深度，就有些估计过高了。例如，我们在中央委员会的一份通告中看到这样的论断，说资产阶级希望准备反对桂系的战争，所以“反动政权必将更快地走上彻底动摇和瓦解的道路”。这个结论未免下得有点太匆忙了。不能说，国民党政府的地位在过去一年半期间“已大为削弱”。新高潮成熟的过程一直是比较缓慢的。

还有一些同志所表现的意向是，他们片面地认定中国未来的革命高潮将长期推延，这同样也是错误的。一般地说，在理论上不能否定直接革命形势，即适于武装起义的形势，有推迟许多年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认为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整个经济结构没有经过极为深刻的动荡（农业危机加剧、饥馑、民族工业某些部门发生危机），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没有尖锐化，军阀之间没有发生武装冲突，无产阶级没有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农村中没有爆发新的农民起义——也能出现一个“安稳的”、“和平的”、漫长发展的时期，这就大错而特错了。在目前中国现实的条件下，由于斗争中的各派势力进行肮脏的妥协，资产阶级地主政权的许多危机都可能暂时求得延缓，但是，因为每一次妥协都是背着劳动群众干的，这就会引起他们的反对，造成新的革命高潮的客观前提。

共产党的事业就在于，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不是依据这个或那个极大“可能性”，而总是依据对形势的清醒而确切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来确定自己的方针。